

陸宣公集

冊二



唐陸宣公集卷第八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制誥 除授

賈耽東都留守制

河洛舊都時巡久曠命以居守俾之保綏間者淮甸不寧汝墳屢警  
增置軍府作藩王畿職任既分威望非重思有總制一其典刑爰資  
信臣往又東夏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魏國公賈耽豁達貞方  
識通大體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風俗之宜恆因物情以施教化  
所莅之郡霽其休聲悅李廣之風人皆自便懷羊祜之德敵不敢侵  
自誠而明在久彌著分我憂寄實惟其人董制軍師安集疲瘵統禦  
都邑提持紀綱懋昭厥猷無替朕命可守本官兼御史大夫充東都  
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觀察等使判東都尚書省事散官勳封如

故

崔縱東都留守制

居守之重固難其人近歲以來益又繁綜領廉察之任專禦備之權地廣務殷一皆咨稟非利用罔以通濟非純德不能保綏周爰咨詢公論有屬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安平縣公崔縱素風自遠代濟忠貞慶之所鍾繼有才哲氣質淳茂識度淹通蘊經遠之沈謀宣適時之利用寬而不弛簡則能周以茲公方多歷要重小大之務必聞休聲輟於周行式是東夏擢居春官之長且兼副相之雄懋昭厥庸期復先構可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充東都畿汝唐鄧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使散官勳封如故

普王荆襄江西道兵馬都元帥制

君人立極所務於勝殘秉律成師寔先於謀帥申明號令總持紀綱

宏九合之功決百勝之略非慎柬不可以濟事非僉屬不可以臨人  
集大勳者必舉於宏綱體至公者無避於內舉爰擇蕃翰俾掌元戎  
開府儀同三司舒王謨性稟忠厚訓知禮樂居常樂善動不違仁察  
其內恕外溫必能安人和衆體方識敏諒可成功庶乎知子之明授  
以貞師之律可揚州大都督持節充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使及  
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餘如故仍賜名誼改封普王嗚呼小子誼其  
敬聽朕命我國家之有天下百七十載于茲矣祖宗垂化紹統功德  
繼茂威加殊俗惠洽普天海隅蒼生代受亭育躋之於福壽煦之以  
仁和源廣流長慶深祚遠歷數有嗣續于朕躬兢兢業業懼不負荷  
虔恭寅畏歲五周星循列聖之耿光稽上古之謨訓一物失所是用  
疚心萬方有罪每懷咎己懸法皆考於天則舉事必酌於人謀期合  
大中罔循私欲而涉道猶淺燭理未明文闕於化成武乏於定亂刑  
賞失中授任乖方厚澤未均大信未著致使兇慝熾禍干紀亂常悖

違君親蔑棄天地盜據我都邑痛毒我士庶驅脅丁壯暴骸於原野攘奪羸老轉死於溝壑忠良隕命義烈銜冤迫以兇殘莫由自奮憤深骨髓怨結蒼旻朕所以中宵屢興終食三歎哀蒼生之無告閔赤子之非辜爲人父母寧忘愧悼賴三事大夫竭誠於內羣帥爪牙宣力於外交修不逮日冀康寧江漢上游建瓴制寇巨千里之地連十萬之師保大定功宜有統壹允副茲選往哉汝諧無以貴驕人無以善自伐無縱己之慾無拂衆之謨從諫如流改過勿吝卑躬降志以奉賓傅絕甘分少以撫軍師布誠信以歸人心明賞罰以盡士力詰姦誅暴懋昭乃勳敬事恤人無替朕命膺茲重任可不勉歟建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謂亂常退而增修於是有舞干之義諭以遷善於是有文告之辭若猶不悛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得

已哉李懷光擢自軍候委之節制亟有勤績累加寵榮總衆駿奔自遠赴難解圍逐寇朕甚德之位極上台寄崇總帥親之若同體信之無間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而器小任重固貽顛覆有功自棄無罪自疑崇信讒邪脅逐將帥養寇資亂蓄奸幸災朕素所推誠猶謂非實優容任遇坦然如初凶跡旣盈醜踪彌露謀危社稷通結渠魁公相往來無復忌畏窮極兇悖所不忍言朕播遷巴梁遠陵寢大懼失墜爲列聖羞賴先澤在人兆庶知感朔方將士忠節不渝懷光旣沮姦謀詭稱効順累陳款疏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勳務欲全貸授以師保之任疇其并賦之食璽書勞問誓以終始懷光遂殺辱使臣完聚守保將以悖慢之罪加於忠義之軍因茲脅從冀與同惡謂衆可罔謂天可欺覆載所不容人臣所共棄討除大憝招輯非辜爰咨輔臣以董戎寄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保寧軍節度使北平郡王馬燧操業端亮器宇

宏達秉難奪之節負不羈之才常持至公深識大體感激而二軍有  
勇彌綸而庶績允諧威聲所臨郡邑皆復殿于北土隱若長城奉天  
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兼靈州大都督靈鹽豐夏等州節  
度使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押蕃部落等使充朔方邠寧振武等  
道奉天永平等軍行營節度兵馬副元帥上柱國樓煩郡王渾瑊淳  
粹積中仁厚成性布寬大以容衆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沉詳臨危益  
辦節惟貞固在險逾彰宏濟艱難懋昭勳閔出納朕命光膺具瞻並  
文武全材安危注意副我憂屬時惟二臣比德協謀往清多難燧可  
兼充奉誠軍及晉隰磁等州節度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餘並  
如故瑊可兼河中尹充河中絳州觀察處置等節度使仍充河中絳  
州同陝虢等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功臣散官勳封如故嗚呼  
朕不敏不明失於君道連禍未息勞師靡居中心自咎鬱若焚灼又  
以朔土之衆代著忠勞橫遭污脅深所憫惜爾其敬敷朕明明諭朕



懷務於招綏非黷威武惟輸誠歸順罔有不赦惟執逆拒命罰止元  
兇寧失不經無濫無罪列爵懸賞用俟勳賢布告遠邇咸令知悉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周之元老以分陝爲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稱故方岳克寧疆場不  
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今所以重煩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功臣  
司徒兼中書令充神策軍節度鄜坊丹延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  
京畿渭北鄜州華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勵精剛之  
操體博大之德適時通變而大節不奪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  
以身推功以下衆無犯命人用樂從懷德畏威令行禁止誓羣帥於  
危疑之際駐孤軍於版蕩之中氣凌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兇徒懾  
北再駕而都邑廓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再安社稷功格皇天而明  
識秉彝清風激俗雅尚恬曠撝謙有光朕以旡隴近郊扶風右地川  
阜連亘抵於回中限界諸夷蕃屏王室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二將

之甲兵崇十連之元帥宣威耀武罷警息兵俾予仰成時乃不烈可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右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仍充鳳翔隴右涇原節度管內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功臣本官兼官如故

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

論道經邦允歸碩望建牙統衆必藉雄才中外具瞻安危注意今以二柄付之元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宋州諸軍事兼宋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營田宋毫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權知汴滑宋毫等州都統兵馬事懷德郡王劉洽秉志端亮飭躬簡儉博厚足以容衆和易足以長人純孝榮親盡忠事國分我闔寄殿于大藩扼制淮夷保障楚甸戎捷繼至軍聲再揚殫羣兇於苑邱驅大憝於梁野控引漕輓委輸京師予嘉乃勳懋乃貞節用錫不命俾揚洪休燮贊三台紀綱羣帥式是大任爾惟欽哉

可檢校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宣武軍節度使度支營田宋  
亳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宋亳潁等州管內諸軍兵馬都統散官  
勳封如故

唐陸宣公集卷第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唐陸宣公集卷第九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同校

崇仁華廷傑

制誥 除授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王者之制安不忘危宏其道則文武齊致教其人則農戰兼務故雖縣內不可去兵況密邇寇虞干紀稔慝都邑郊甸騷然靡寧聿求信臣特建戎號濟人夷難允屬勳賢京畿渭北節度使兵部尚書行在左都虞候渾瑊忠貞博厚溫恭簡肅持重不撓好謀而成居業克敦其詩書受賜每陳於廊廡能推誠而撫下不伐己以拒人委任中外咸著聲績夷險一貫隱然殿邦朕越在郊垌偪於兇醜授之師律式是戎昭侍衛增嚴斥候無爽檢身齊衆同士伍之勞苦敦陣整旅壯行列之威容靜以伐謀動而制勝臨危勵節予有賴焉王圻之內沃

珍做宋版印  
壤千里繇亘商嶺屏於南門觀風靖人詰禁誅暴俾爾兼領用孚于  
休可京畿渭北渭南金商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淮海奧區一方都會兼水陸漕輓之利有澤漁山伐之饒俗具五方  
地繇千里聿求良牧豈易其才今又革車方興軍賦屢調體於寬大  
則事缺務於辦集則人殘自非剛柔適中文武兼備其何以副我憂  
屬惠綏南方正議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杜  
亞識精體要學究宗原妙於用而有常通其變而能久爲理敦教化  
之本立言參禮法之中道無礧磷行有枝葉回翔省闈表彌綸獻納  
之勤踐歷方州著清淨循良之稱其嚴重可以鎮俗其才術可以匡  
時休有令問輝映朝列朕以東南思乂注意求賢爰輟各臣俾寧藩  
服往率厥職時惟欽哉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  
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自昔哲王疆理天下必選其明德樹之宗親參制藩維夾輔王室賢戚並建時惟休哉長淮之西厥壤千里人靡寧息于茲有年朕其永懷慘若焚灼思得良帥代予安人釋其危疑彰我信惠以親而授其在于茲開府儀同三司虔王諒性本溫恭生知忠孝祇服訓導躬行不渝言皆副誠事必求當端慎可以鎮俗寬厚可以長人底綏一方庶允憂屬可申光隨蔡等州節度副大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

唐朝臣振武節度論惟明鄜坊觀察使制

分命使臣統臨方岳弛張之道蓋亦從宜近甸無虞則但廉風俗邊陲式遏則兼假旌旄名制雖殊委任俱重膺是選命莫非勳賢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尚書兼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平樂郡王唐朝臣嘗總偏師邁于多難仗義率衆臨危不迴

保全關衝抗絕兇逆守而能固出則有功每急病而攘夷嘗以寡而敵衆竟殲大憝克集茂勳炳然貞心堅若金石洎師旋歸按俗頒條軍旅慰安流庸悅附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右街使上柱國建康郡王論惟明釋位勤王有赴難之節扞城禦寇有持危之功奉主忘身棄家從國越自郊甸再踰巴梁險阻艱難靡不陪扈忠義所在生死以之久司禁戎益茂勳績器質敦實識度寬敏通明吏職練達武經本之以純良輔之以才術俾居藩翰僉謂汝諧朕以北控單于國之巨鎮彼方戎帥沉痼是嬰臥護邊軍已淹寒暑憫其盡瘁難以重煩爰咨信臣更踐厥職朝臣可依前檢校兵部尚書兼單于大都護御史大夫充振武綏銀鄜勝等州節度營田處置押兵蕃落等使惟明可依前檢校工部尚書兼鄜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鄜坊丹延等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周制以輔翼之臣出作方伯漢官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其在匡時中外同體朕以大勞未又勤卹於黎元多難荐興注意於藩岳就加命服式寵能賢則增秩進律亦古之道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使持節潤州諸軍使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鎮江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等使韓滉忠肅剛直清公簡儉持至公以檢下強禦必繩秉大節以事君險艱無易惠能恤衆明足照姦歲發勤王之師日增贍國之賦軍無撓敗俗以阜康殿于大邦理平訟息朝有勸典昭升乃庸胙土以報勤懋官以旌德底又江甸永孚于休可檢校尚書右僕射進封昌黎縣開國公餘如故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度土分疆設官涖事因時設制期在理安必順物宜且從人欲版圖既盜則疏邑以制州統攝或乖則分部而建長沿革之道亦何常哉

滄海之隅地饒俗阜隱然北土實曰雄藩鎮撫之宜是資懿戚開府儀同三司嘉王運氣本元淳重承先訓忠肅孝友寬仁惠和勤於服儒樂在爲善施於事任必有可觀舉不失親至公斯在欽率厥職永孚於休可橫海軍節度使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勳封如故

馬燧李臯實封制

列爵以旌德胙土以報功國有彝章是用褒勸朕以不德間逢多虞蒲坂有叛亂之臣淮沂有僭逆之帥萬姓懼害四方靡寧奉誠軍節度兵馬元帥檢校司徒兼侍中馬燧聞難之初忠誠奮發躬帥士旅討茲不庭略地如歸攻城必克晉絳磁隰靡然向風元兇勢窮竟就梟戮清我甸服時惟茂勳荆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戶部尙書嗣曹王臯親率全軍抗於強虜晝夜不息迨於三年謀成必臧師出皆捷復蘄黃之地拔安陸之城隱其威名保乂江漢並著節于國存功于人跡効炳然僉議攸屬雖懋官已序而食賦未加疇庸之科無

乃有闕宜其寵錫以荅殊休燧可賜實封五百戶通前七百戶臯可賜實封三百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

食貨所資邦家大本總領之重必推元臣故周以冢宰制國用漢以丞相調軍食官給人足謂之善經今戶口凋傷財產衰耗邊疆未靜役費尙多思欲均厚薄之征權重輕之制國無匱乏人不怨咨運籌佐時其在良輔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兼江淮轉運等使晉國公韓滉昔事先朝常掌邦賦貞心獨立一志在公吏無姦欺財以饒羨自臨江甸事舉風行職貢有加轉餉相繼成功允集艱食用康介于方隅未極材術宜其宏濟式副具瞻可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餘如故

李叔明右僕射制

行止兩全必惟明哲致其用以匡國敦乎道以保身周旋令名始終

不替斯賢者之極致而行之實難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檢校  
尚書右僕射持節梓州諸軍事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劍南東川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度支觀察處置等使蘇國公李叔明稟  
粹挺生鬱爲邦傑虛懷朗暢達識周通早以器能累更任遇中外所  
踐必聞休聲嘗尹京師姦豪屏息洎臨方岳風俗澄清吏服嚴明人  
懷德惠憂公奉職勵節存誠服勞王家行及三紀以茲盡瘁沉恙所  
嬰扶疾趨朝披誠告老固陳衰瘵深戒滿盈情皆發衷語且形泣視  
其激切良所軫懷敦勸旣頻辭乞彌固繼獻章疏期於必從省之憮  
然用增感歎雖惜其舊德往汜遐藩而憫以高年難違懇志猶資碩  
望俾長庶寮罷方鎮之煩總中臺之重式彰尙德且示優賢可依前  
守太子少傅兼尙書右僕射

李澄贈司空制

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求之昔賢鮮克全備良以謀始匪易慎終尤難

其有志奉公家力輔王室見危而立節將沒而陳誠操尚堅明謀猷  
深遠憂國無忘於顛沛周身不離於令各有臣如斯可以旌勸故義  
成軍節度滑鄭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  
射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郡王李澄天授將材勇而多  
智臨危不懼見義必爲崎嶇險艱勳節兼著勤於廣業曾未遑安帶  
甲臨戎連年野處積勞成瘁霜露所侵瘠疾攻中癰疽發外迨茲病  
亟不替忠誠憂國疚懷戀闕流涕懼軍戎之乏帥念方鎮以爲虞上  
表披陳懇求代免辭情激切備慮精深視之感傷當宁興歎雖史魚  
之陳尸納諫吳漢之在疚獻謀比方於此不足多尚天胡不容奪我  
良帥惻然嗟悼用切深衷始終存義澄實有之褒美飾終是宜加等  
可贈司空賜物五百段米粟三百石以左散騎常侍歸崇敬充使弔  
祭所緣喪葬並準式官供仍以澄讓表宣付史館以彰忠節

陸宣公集卷九

迫以兇威陷于寇境義不受污忠能奮誠履重險而不回處疾風而  
逾勁忘軀徇義獻款投誠足以勵彼勤王激其汚俗去逆効順固先  
典之攸嘉懋賞勸功驗彝章而不昧咸從序用俾服官常可依前件

二六二

李納檢校司空制

鄭武公父子繼爲周司徒內居股肱外作藩翰詩美緇衣之德傳稱  
夾輔之勳我懷斯人今得良弼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平盧淄青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陸運  
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隴西郡王李納字量宏博質性沉毅體  
仁能斷見善必遷蘊非常之才守以純一秉難奪之節著于艱危昭  
升令問茂建勳績屬淮夷構亂東夏震騷奮旅徂征坐籌制勝解商  
邱之難攘彼兇殘釋陳城之危俘厥渠帥德功克懋官賞宜崇庸建  
上台宜賜真食惟乃先服勤勞王家以殿邦之勳參論道之職俾爾

嗣績光于前人荷國之寵章承家之不構敬慎厥德永孚于休可檢  
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賜實封五百戶餘並如故

唐陸宣公集卷第九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columns.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制誥鐵券慰問勅書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某官某鳴

呼王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失於所奉則刑各

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

省己姑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達反仄

于厥衷阻衆興戎結黨拒命豈非上失於所撫而下失於所奉與書

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人何咎俾廢其生業離於室家

陷于困窮死于戰陣老疾廢養孤惇靡依怨結蒼生感傷和氣朕爲

人父母得不愧于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自嗣位迄今六載天將

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衆心之厭亂思所以保安叶于朕懷若應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爲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嗚呼其祇若命用保無疆之休

賜安西管內黃姓燾官鐵券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八月丁巳朔三日己未皇帝若曰咨爾四鎮節度管內黃姓燾官驃騎大將軍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試太常卿頓啜護波支惟爾乃祖乃父代服聲教勤勞王家勳書于鼎彝族列于藩籍爾克紹先祖之烈而重之以忠貞嗣守職官祇若朝化率其種落保我邊陲丹誠向化萬里如近是用稽諸令典錫以券書若金之堅永代無變子孫繼襲作我藩臣爾其欽承勿替

休命

宣公集卷十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四鎮北庭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自祿山首亂中夏不安蕃戎乘  
輿侵敗封略道路梗絕往來不通哀我士庶忽如異域控告無所歸  
還莫從朕未嘗一夕忘懷而事勢不及相卹興言軫念忽以涕流卿  
等咸蘊忠誠誓死不屈或早從征鎮白首軍中或生在戎行長身塞  
外克奉正朔堅保封疆援絕勢孤以寡敵衆晝夜勞苦不得休息歲  
時捍禦不解甲冑勳高百戰義叶一心介然孤城獨守臣節日來月  
往三十餘年奉國之誠久而彌勵求諸今古忠烈莫儔義激人倫名  
光史冊蠢動知感況於朕懷朕嗣守洪業君臨宇內思安北庶以絕  
戰爭遂與贊普約定好和集蕃漢士庶告天地神祇設壇會盟永息  
邊患疆場罷警于今六年近以賊臣朱泚背恩驚犯宮闕贊普又遣  
師旅助討姦兇兩國交懽事同一體北庭去此遙遠信使難通於西  
蕃既非便宜在國家又絕來往永念士庶隔在殊方歸路無因親戚

永訣爲人父母實所感傷已共西蕃定議兼立誓約應在彼將士官  
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放歸漢界仍累路置頓供擬發遣待卿等進  
發然後以土地隸屬西蕃今故遣太常少卿兼御史大夫沈房及中  
使韓朝彩等往彼宣諭仍便與西蕃交割卿等宜遞相慰勉叶力同  
心互相提攜速圖進路復歸鄉井重見宗親生人之情莫重於此一  
勞永逸固不合辭卿等誠節昭宣勳閥茂著到此之後當特甄升仍  
給田園以贍生業必令優厚用荅忠勞如有資產已成不願歸此亦  
任便住各遂所安宜勉良圖副我勤想夏熱卿等各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與回紇可汗書

皇帝敬問可汗弟兩國和好積有歲年申之以昏姻約之以兄弟誠  
信至重情義至深頃因賊臣背恩構成嫌釁天不長惡尋已誅夷使  
我兄弟恩好如舊周皓及踏本啜黑達干等至得弟來書省覽久之

良以爲慰第天資雄傑智識通明親仁善鄰敦信明義罷戰爭之患  
宏禮讓之風保合大和用寧區宇惟茲盛美何以加焉朕之素懷與  
第叶契爲君之道本務愛人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之覆育其於廣  
被彼此何殊况累代以來繼敦姻戚與弟俱承先業所宜遵奉令圖  
自茲以還情契彌固垂之百代永遠無窮緬想至誠當同此意所附  
踏本啜奏請降公主姻不失舊頗叶通規待弟表到卽依所請宣示  
百寮擇日發遣緣諸軍兵馬收京破賊頻立功勳賞給數多府藏虛  
竭其馬價物且付十二萬匹至來年三月更發遣一般餘並續續支  
付弟宜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並却歸本道至彼宜差人送過令  
其速達弟所寄馬並到深愧厚意

賜吐蕃將書

勅尙覽鑠論莫陵悉繼等至省所陳奏朕具悉之國家與大蕃親則  
舅甥義則鄰援息人繼好固是常規朕嗣位君臨思安北庶常以信

讓爲事不以爭競爲心區域雖殊覆育寧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惡  
殺與朕同心重修舊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之言至嚴至  
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勒於清水碑石審詳事理頗  
甚乖違往歲賊臣稱兵竊據城闕尙結贊志惟嫉惡義在救災頻獻  
表章請收京邑朕以宗廟社稷悉在上都但平寇戎豈惜酬賞遂許  
四鎮之地以荅收京之功旋屬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馬便自抽歸  
旣未至京有乖始望奉天盟約豈合更論朕欲苟徇彼情便令鐫刻  
則是非務實信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曰通好貴於推誠將  
垂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以事之去就須定是非若不辨明便  
成姑息親鄰之義豈所宜然故遣使臣與卿詳議卿是大蕃輔佐必  
當智識通明事理昭然不足疑惑儻有他見宜具奏聞審細研窮須  
歸至當所論先許每年與贊普綵絹一萬匹段者本來立約亦爲收  
京然於舅甥之情此乃甚爲小事二國和好卽同一家此有所須彼

當不恠彼有所要此固合供以有均無蓋是常理贊普若須繒帛朕  
卽隨要支分多少之間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匹亦當稱彼所求朕  
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大和想卿深體至公務  
存大義安人保境垂美無窮勉思令圖以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兼  
侍御史趙聿與來使同往書中意有不盡並令趙聿口宣尙結贊論  
莽羅等嘗總師徒遠來赴難功雖未就義則可嘉其所領將士等朕  
先許與賜物一萬匹段並已排比許卿所商量指定此使却回卽發  
遣往今各賜卿少物至宜領之

賜吐蕃宰相尙結贊書

勅尙結贊卿天資材術作輔大蕃識通古今志奉忠信義聲著積遠  
近流傳比聞入典樞衡近知還總戎務二國所定和好首末是卿商  
量得卿却來深以爲慰昨者邊軍狀奏彼國兵馬踰越封疆朕以畫  
界立盟先有定分贊普素敦仁義卿又特稟純誠背約侵漁必無此

理但勅邊城自備不令輒動干戈若使効尤恐成交惡初疑界首遊  
弈少有乖宜不謂大發師徒漸加侵軼興兵動衆必合有名蕃軍此  
行未測其故朕自嗣膺寶位卽與贊普通和敦以舅甥結爲鄰援懲  
戰爭之弊知禮讓之風彼此大同務安衆庶乃於境上建立壇場契  
約至明誓詞至重告于皇天后土諸佛百神有渝此盟殃及其國朕  
敬奉誠約分毫不移信使交懽歲時無絕碑文具在可以明徵豈有  
一事不行一言不守頃令趙聿專往近方從彼却回兼聞彼蕃使同  
來至今獨在道路卿所論奏朕並未知待詳事由乃可商議旣稱和  
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  
明豈其可罔卿智識明達朕所深知頃年猶舉義師救此災患今豈  
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專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竚聞還奏以副  
所懷趙聿及蕃使合到待覽表中意旨續卽商量報卿卿涉遠而來  
當甚勞頓今賜卿某物至宜領之秋冷卿比平安好將士並存問之



賜尙結贊第二書

趙聿及論拱熱等至得卿表奏具見懇誠省覽言辭卽稱和好及覩  
事跡唯務侵凌矛楯若斯將何取信審察書中之意蓋求四鎮北庭  
如此事宜足得商議旣言通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  
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祇豈其可罔又聞放縱兵馬蹂踐禾苗  
邊境之人大遭驅掠在此未爲深損於彼殊非遠謀卿之用心何乃  
至是國家利害計須久長和好之道旣虧仁義之風何在卿智識明  
悟朕所深知頃年猶發義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  
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必若守其盟誓務在同和卽收斂兵車速  
歸本界所掠百姓一切放回然後可表卿直心信卿來奏續卽遣使  
與論拱熱同往諸事並有商量交歡必令得所或密懷他意將欲別  
謀彼雖未說實情此亦略爲準擬但緣誓約本重朕意不欲先違以  
此勤勤合有相問佇聞來奏以副朕懷

賜尙結贊第三書

勅尙結贊蕃使論拱熱等與趙聿回到卿所陳奏朕具悉之誠意勤  
勤志敦和好上以成舅甥之義次以結鄰援之歡外以彰禮讓之風  
內以息戰爭之患兼此數事昔賢所難非卿材越等倫識通今古豈  
能匡輔大國宏宣遠圖施美利於當時傳盛名於不朽眷懷明略歎  
尙良多然以贊普來書務於叶睦卿之所奏亦貴通和初覽其言實  
嘉德義及觀其事頗訝乖違以卿賢明朕所信重棄義踰約計必不  
然未測事由因何至此頃年所定和好言約頗謂分明至如四鎮北  
庭元不割與蕃國及朱泚悖逆作亂上都卿仗義興師請收京邑遂  
許四鎮北庭之地將以報荅成功旋屬炎蒸蕃軍便退奉天之約豈  
可更論事甚分明固無疑惑凡言結好所貴和同通體商量有何不  
可大蕃必若要四鎮北庭之地卽合直以情言彼但露其誠心此亦  
自有分義豈假曲徵前事廣起異端仍發師徒務張威勢蕃使猶未

至此蕃軍早已越疆或稱欲自赴朝或云更定言誓既虧盟約且失禮儀言與事乖將何取信夫人君立國必不徒然惟漢與蕃各受天命勝負固有定分強弱寧由力爭卿欲以衆相侵以威相脅謂天地可罔謂盟誓可渝卽當肆意所爲不必更論和好儻欲守其前約敦以親鄰去就之間固宜有禮遣使來往足得商量張皇師徒是何道理和好者禮義之事甲兵者爭奪之由二端懸殊理不並用今欲以用兵之勢定和好之辭事必不成縱成何益卿識見通敏器宇沉詳如此事宜不言可悉未知來意竟擬如何且首末論和是卿商議清水會盟之日卿又親發誓辭將期去殺好生修文偃武永安兆庶垂法子孫天下稱嗟以爲盛美未經數歲遽有變移非獨見諂於四方亦將取笑于千古以此思度甚欲通和彼雖小以侵陵朕亦未卽交惡故遣某官與卿更審籌量卿若必務同和更無他意卽宜便歸本界遣使具述本情所須四鎮北庭朕當自有推議如或託稱繼好志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晟

同校

崇仁華廷傑

奏草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寧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  
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  
幸因乏使簪組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  
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  
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  
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  
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  
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

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  
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  
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爲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  
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  
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  
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  
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  
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  
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  
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  
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尅敵  
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  
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

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有傍遭誣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闖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踔距踴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尙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

呼道路杼軸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尙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効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威力全恆趙青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芄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旣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而大



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  
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  
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  
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  
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  
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  
此自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  
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  
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  
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  
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  
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  
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尙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

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

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衄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効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芑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旣

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尙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芑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曰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曰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

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  
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  
討除是則滅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徒之則此  
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  
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  
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  
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  
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  
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  
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  
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

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卽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

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尙賴經制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嶠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爲戎於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尙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竄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宏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元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達敢

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鄂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  
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  
軍者皆聲勢雄威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尙不能  
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  
蠢茲昆夷猶肆毒蠱舉國來寇志吞崦梁貪冒旣深覆亡幾盡遂求  
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  
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  
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已來絕  
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  
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  
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  
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  
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



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旣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効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

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廢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疆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廩牧不殊

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爲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芑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卹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閒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

謹奏

珍做宋版印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臣等謹將... (The following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large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t appears to be the main body of a memorial or official document.)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二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同校

崇仁華廷傑

奏草二

論敘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敘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尅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瓌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

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  
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  
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  
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  
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  
配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  
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笞捶市井愁苦室家怨  
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  
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  
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將家以出兵凡  
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  
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  
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勳孰

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穀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  
算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  
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  
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  
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  
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  
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  
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  
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  
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  
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  
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  
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都不涉其

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尙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得失建將來之令圖拯

宗社阽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  
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  
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  
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  
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守之  
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尅勵而謹修之當  
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  
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儉佞而親忠  
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埽求利之法  
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  
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  
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  
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

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  
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不圖況陛下稟英姿承寶曆四海之  
利權由己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在  
苒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元保佑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  
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蒼天戒新聖化  
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  
足致昇平豈止盪滌祲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  
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  
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  
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  
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

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尙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昔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

烝黎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僞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宏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懷懷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敘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際到卽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

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采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訢合易怨謗爲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不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逋誅尙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

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宏採拔之道自獻荅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懍懍血誠敢願披瀝煩瀆冒豈不慚惶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睽睽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

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



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  
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  
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美武王尅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  
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  
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  
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魚然于中國斂怨  
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  
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  
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則狂言自用也前史數  
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取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  
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  
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

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尙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効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略施於百務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恆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尙恐過言謬舉旣

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卽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志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元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己從諫尊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

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  
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  
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  
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  
忠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謠禍機熾  
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  
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  
備逸於居安憚忠慝之佛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  
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  
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披胸襟忘己應物故得來  
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  
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尙寬大務因循而重作  
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

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宏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  
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  
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  
制斷流弊日久浚恆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  
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  
將納忠而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  
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  
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  
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旣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  
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  
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  
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  
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効歷歷如彼當

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私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二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三

入官因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同校

之各

忠夏

崇仁華廷傑

奏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

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

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謾生是非

以為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

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

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

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

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

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  
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  
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  
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旣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  
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  
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  
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  
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  
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  
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  
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  
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  
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



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効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

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  
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  
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  
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  
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  
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  
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  
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  
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  
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  
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  
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  
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

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尙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旣尙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爭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

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効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于人以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

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弃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

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慙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慙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

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弃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呐呐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宏上書論事帝使難宏以十策宏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

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纁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旣況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



怨讒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弃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効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宏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詔不大

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流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

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  
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  
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  
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旣越常情  
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  
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  
宗祏震驚尙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  
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而貶損以答謝靈譴  
豈可近從未議重益美名旣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  
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

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曰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尙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羲皞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詔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辯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旣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尅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

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元運上可以高德於亶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恡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元元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于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己也臣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

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  
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吐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  
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  
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盡盜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  
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  
今重圍雖解逋寇尙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三豎又有顧  
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  
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將欲紓多難而收  
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  
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而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  
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  
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  
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宏宣暢鬱埋不可不洞開襟

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  
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  
同進除此之外尙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  
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而宣之  
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  
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  
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  
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  
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四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奏草四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冀寧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鈔錄進來冀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而顧慚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計謀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懼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讎密邇亦云

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覲懼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尙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

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効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

鑾輿外幸旣屬憂危之運宜增倣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  
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尙梗  
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  
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試詢候  
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  
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吐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  
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  
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  
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  
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  
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貨矜功其患難  
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  
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

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  
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哂  
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  
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  
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  
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  
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  
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  
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  
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  
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  
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  
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

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  
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壞異纖麗一無  
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  
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  
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焚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恆賦天  
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  
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買不處溺近  
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  
謹陳冒以聞謹奏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  
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  
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

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辭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又頗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者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己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

自變渝私誘官僚由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為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為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屬求則從一何容為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偽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頊已上二人並曾裴諝曾任金孫咸曾任京周皓曾任丹  
任御史中丞 吾將軍 北少尹 都團練觀



察裴胄曾任宣州刺史崔造殷亮李舟已上並任郎官何士幹姚南仲陸淳沈既濟

已上曾任補闕拾遺右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

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慚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  
所慚者取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  
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  
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  
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  
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  
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  
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錄用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  
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謹  
奏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威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之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奏云見

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悔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實堪

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  
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  
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  
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  
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  
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聲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  
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  
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  
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  
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  
競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  
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商量許李晟移

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寐誠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處艱脆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罄陳芻蕘惟所省擇謹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繳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恆宜慎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漵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  
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  
臣愚以爲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  
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  
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焚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  
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  
中原遣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  
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阜  
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  
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  
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  
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

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効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

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旣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寶何有不可顧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晟

同校

崇仁華廷傑

奏草五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卽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

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  
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  
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  
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  
旌懸戒慎之輶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  
有史爲書警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尙恐其怠也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  
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  
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爭爲揚惡怨讟盜於下國而耳  
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  
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  
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

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恆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

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旣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心靈不以

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及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誤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于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

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又荅論姜公輔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實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祗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戇執務在朴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睿意玄妙非凡所窺如臣懵昧之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

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疎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于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

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爲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而拂於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爲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于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



才節絕有過人但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及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爲國獎善拯危之意謹啓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漵齎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旣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充朕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

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天屯難已甚況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寮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椅之男共承昭房從己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荅論蕭復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今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爲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爲何如者伏以將相之

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喁喁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爲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

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宏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纁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覺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周

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効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于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

于外變起于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遘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儆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尙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款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叢爾凶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覷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

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于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圈閑一也旣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旣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知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至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旣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盪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心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旣闕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

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猥狺迭居關輔  
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于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  
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  
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  
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  
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  
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  
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  
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  
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  
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  
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  
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



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